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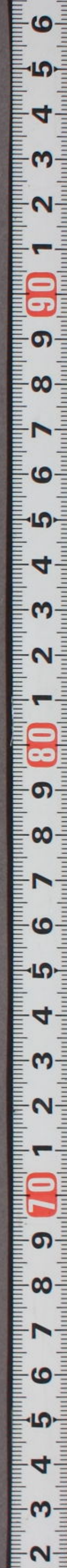


屏溪先生集九

書

共三十

~ 16
2419
9



和
2419
30-9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七目錄

書

與李子彝

德重 ○ 二

答朴載仲

聖輅 ○ 一

答金釋明

時梁 ○ 二

答徐元直

命臣 ○ 二

答鄭公華

宋 ○ 一

答趙和叔

明鼎 ○ 二

答安士貞

杓 ○ 一

答尹士益

在謙 ○ 一



答徐樂甫

命天 ○ 一

答金伯剛

鍾正 ○ 二

答朴乃貞

○ 二

與金光仲

煜

別紙 ○ 一

答李巨源

沁 ○ 二

答宋景徽

婺源 ○ 二

答姜士咸

格溥 ○ 二

答金靜以

時淨 ○ 一

答李瑞九

夏龜 ○ 四

答呂士新

命周 ○ 一

答宋汝華

勛錫 ○ 一

答宋務觀

有源 ○ 四

答宋健叔

文相 ○ 二

答黃惠清

運河

李思源 假 ○ 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七

書

與李子彝

德重。甲子。

野隱宋公即尤翁宗從兄而立懂江都節義卓然
 朝家至贈官諡而士林尚用欽仰不衰矣舊有尤翁
 所撰碣文而子孫孤貧今始伐石樹墓之計若干私
 力已竭於伐運之際將欲磨整八刻而無力勢不免
 中掇云極可惜曾聞先輩老峯諸公之為方伯則必
 先宣力於此等蓋此係崇節義樹風教者大矣鳳九
 曾在嶺郡為樹金濯纓墓碑其時羨相以方伯樂聞



而大出力相之頃夏李君範台之在洪也為立成先生墟碑亦吾黨故事也令適當此際拔例相助誠不能無責未知果欲留意否野隱公墓實在永同分付本縣及傍近邑磨軍定吏以助則亦幸矣

答李子彝 乙丑

旌纛迂臨儼賁窮阿何等感荷去月十六手賜華翰傳自縣道拜手莊慰尤何以已惟是巡路已東矣故稽拜復而想今庶幾還營勞頓餘旬候近更何如頃濠梁舟村二公節孝呈文儒生適到此中略聞事委二公節孝耀人耳目者百年于茲此事今亦晚出幸

逢執事將欲上 聞云而一方多士歡然聳動儘乎衰世之獎勵節義其為風化所補誠不淺也此等偉節奇孝不待歲末例狀不妨特 啓馳聞未知盛料如何

答朴載仲

聖輅○壬申

前示婦人喪服衰裳是古禮之制也大袖長裙則實宋之時制而朱子載之家禮矣是以家禮皆用衰裳之制蓋衰則製如男子衰而以十二幅上屬於衣者又如淡衣但無袷與帶下尺矣笏期之不用衰負版辟領者雖楊氏之說此本出註說而儀禮與家禮皆

用衰負版辟領之制備要又言楊說不可從矣

與金穉明 時祭

頃者盛疏後果如何出場連以狀 勝而爭之否此皆枝葉而最是加賦之後民情大異若不略加減刊以示德意則無以鎮安其波頽之人心終底難言既長一省實有千萬生靈之責豈可袖手而坐視之耶以各色名目所捧只津良布所減之數就結錢而大加汰削亦可以銷眾口聞天之怨矣真程先生小變則小益也須宜留意之幸勿謂林下迂闊也辭疏今始治入縣道下段云云在小官無或汰哉否

與金穉明 己卯

偉哉令公今日之行真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者也况此赭炎下爍一驢行色無異西山之脚血何其壯也令人不覺欽歎惟可慨惜者 聖朝處分也冒暑倍道投身瘴疔只誦嶺海不必死人之語仰冀天理之福善而已一點黑島吾東最惡地數十季來再入此地殆亦定命須寬心安養無作憂愁湮鬱意使外邪蝕也

答徐元直 命臣 ○ 壬申

重服在身家廟晨謁時當用何服服中時祀以素

服黑帶行之當依此服之耶以當時重服入廟亦無妨耶

晨謁則不開中門期大功服色不必變也雖參薦等禮無輕服則喪人亦以孝巾直領入廟重服之生布衣入廟恐不至為大段未安矣衰服絞帶則恐不可矣

答徐元直

參薦時重服入廟事甚未安朱子於俗節薦享以墨衰行之衰尚可墨則期大功以下其不可以入廟也明矣命臣於平日入廟時有服則用栗谷素

服黑帶行祀之說必改服而入未知何如

墨衰本非古禮而雖其墨之終是喪服也較重於期之生布衫帶也期服以下常時或帶衰服絞帶尤菴以為不可常時則別製雙垂帶服之此則與衰服絞帶有異然栗翁既有素服黑帶之說禮得一書為據足矣從栗翁改服黑帶亦好矣

答鄭公華

案○壬申

曩一至成都登雷仙憑十二欄挈凌波溯天柱峯江山如畫真神仙府也半日翱翔歸猶不能忘旋聞降樓重新想自此顏色更別又無因而一登臨之實有

未了之債有時西望流悵書回千里認自降樓中出
摩挲一讀宛帶仙都物色已令人奇喜且審令榮奉
歡侍政候康善爲慰曷已第江山樓臺之勝古人所
樂非無一時之快人心目者已有康侯不遊衡山故
事則亦不可一向玩弄以爲喪志之歸况是府紛華
聲色甲於我東雖以澹菴氣節不能無損於此想已
猛惕念也峽邑地僻又必政成事簡及此暇時正好
大肆力於朱子書追成家學之遺緒其亦留意之否
崇化書齋實在治內而藏修諸生多與相知亦多斐
然者矣聞令畱心興學甚盛事若時至齋中親勸講
學豈但爲一方多士蔚然有成就之望程子所謂必
有益於此者亦不淺淺幸益念之

答趙和叔

明 卷 ○ 乙 亥

事在鄰邑略聞之矣土民之犯手官長誠一變怪也
其罪似不免至死耶城化也有分義法例亦當有別
律文可據果何如第其妄則妄矣而心之勃勃痛其
父之意外致死非不知一身之誅戮而直出於復其
父之讎則亦不可謂非天理也且官長幸不至死則
論罪之道與其至死恐不能無間觀於古人論復讎
者義可知也然此而全不治則爲官長者將不得罪

其民正好於此參酌情法無失乎天理之正也實係
執事一大政刑不可不審慎處之也未知盛意將如
何聞士友之議紛然相難異同者多而不知有償命
之論者矣欲聞令之定見毋憚略示之

答趙和叔 己卯

茲承教示有意興學已非俗吏規模令人喜聞况潭
院是老先生講道遺化之地而因孫裔鬻牆之變以
致士林之各自扶抑轉相乖激遠邇傳聞誠不勝慨
嘆也台意於此必欲調劑彼此共造和同之域豈不
是美事耶要訣之先令勸學仍復巡路考講正好一

方多士之因此興動也豈徒要訣而止也先生所著
輯要一書規模之大取舍之精尤寒兩先生皆謂可
續寒泉之遺編後學誠宜於此致力而若海西一路
則多士之信服於老先生者又異於他方使皆以此
繼講則其成豈淺淺哉別集亦蒙留意入梓甚幸此
書既有允菴先生指論者依此抄刪而此外亦不無
多少刪整而姑未了完繕書當因院僂納上耳拙筆
之刻諸九曲大石顧此陋劣名畱於先生杖屨之所
與有幸也院任之受爲字於院長諸院之通例若自
院私相會圈而差定則士習或不能純美而傾軋

爭之際或多紛紜專輒遞差其弊有不可勝言今則雖因台教而從優差出不宜以此因爲院例也近見南中諸院以方伯守令中士類人者敦請搢紳有司之號與聞院事如此則齋任爲字其宜請填也使本院以此定例未知如何洪景舟後裔其代數差近之時先輩既已許入况此七八九代之後耶必欲并枳此非公正之意惟在台座之商教院儒也李進士仁龜李都事之從兄而文學士也頃以院任連成講會觀其所示講說其經義知見誠不易得意外以服制見遞因以停廢講會甚可惜台方有意學政既令歧

論咸歸和同則亟勸院中諸生月每會講以爲成效之地如何而講長二員前已圈出蓋皆鄉中之望士而苦辭不出亦須勉出以當主張勤業之地如何

答安士貞

杓○庚申

承讀大學大學是爲學綱領而或問又其註脚之註脚義理精密真切於此得力何往不到必須讀來讀去不用或問而至於一部大學在我胷中之地也小作課程大作工夫此朱先生語讀書之要法也是如射弓量自家力量若射弓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蓋泛觀博取不如熟讀精思之爲愈也如

此乃可會疑會疑始能審到築底是以程子謂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不可不於此留意也窮理之要雖在讀書而朱子猶曰學問必自家身已切要處理會方好讀書是第二義正學者警悚處此便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意也若不於心身上先自整理雖讀得聖賢書何所關涉浮念之論此自古學者通患也出入無時莫知其嚮者人心體段若無操存之工安得不如此操存之法莫如敬而浮念即邪心也程子曰敬勝百邪須取程朱論敬之說深體認之則可無此患矣承教早晚一訪多少冀對商

答尹士益

在謙。辛巳。

頃於政紙見座右有新除不識去就之何在則甚用懸苑未幾得座右一封書讀之直截痛快明白切實真所謂萬代瞻仰在此向前非無進言之人非無宏謹之論嚴正得體未有如此書者畢竟過宮禮成睿念之有感於忠愛之言不可誣矣是誠宗社之幸而吾黨與有榮焉於是乎座右上不負賢父兄之教下不孤讀書之初心爲之欽歎直欲扶策癯殘以獻大平萬歲於延英門外又以有子如此門戶有光進賀於先廟之下此心之喜之甚槩可想矣中

有一二句語不無合商量者只當觀其大體更不須言耳末後批旨委曲開示有以見真有悔悟之實自此日月之更使人長仰則億萬斯年之慶其在是矣尤伏切顯禱之至亟欲走書奉賀未聞從御歸否姑未果焉即從泉谷承致惠帖又審得來大事業歸履安重尤足欣喜今既居閒若得早晚一過則幸矣

答徐樂甫

命天

支孫之必行祔祭云云

祔祭無論宗支之孫必行之者自是殷周之大禮而後來明著於家禮及備要此非可疑支孫之喪大祥

後神主既無八廟繼序祔祖之事故有疑其不必行祔祭而此不審禮之本意而然也尤菴先生之言曰生時祖必抱孫故死而神靈相合無間於宗支支孫與宗孫異居則亦須宗子主而行之可也蓋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朱子以爲殷禮既不可考今凡禮皆用周禮此獨爲殷禮未安至於禮記妾祔於妾祖姑祔祭之不可不行如此以支子之畢竟不入廟而不行祔祭者似大失禮矣然遷就而過大祥不得行則其勢不得已依過時不祭之禮無以行矣尤翁非宗子不設祔之語未知見於何處但以先生

他條問答者觀之決無不耐之說矣

答金伯剛

鍾正 ○ 丙寅

理一而已本無多般數許多名目而其所以曰元亨利貞曰仁義禮智曰健曰順者只以其在天在人或陰或陽之位分不同而其名亦異其名雖殊其理則一也然則在人者即在物之理在物者即在人之理執事以此爲人物性不同之由而鄙生則以爲人物性同之妙正於此而可見矣

近來談性理者皆曰理通天下一也本然之性理也理一則性同自天人至於昆蟲草木言本然之性則一也人之本然之性既曰仁義禮智則昆蟲草木本然之性亦可以仁義禮智而言之也此言一直似快而終未詳於性理之分也恐左右之亦不能免此也來教名雖殊而其實則一者本鄙之見而亦言之熟矣四德五常元是一理而以因氣而標名故始異其稱其異其名者亦其體段之各異故也只從其同者而并欲與異者而同云其可乎哉朱子曰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又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具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其理絕不同者上所謂性同則不可者也至於程子性

即理一句朱子每稱無人敢說得如此朱子豈不知性理本一物其言猶如此者亦豈無所以也蓋如一本萬殊者理同故一本也性不同故萬殊也今若曰性是何物曰理也曰性既是理而已則謂之理足矣何復有性之稱也曰陳北溪不言乎理是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爲我所有之理故謂之性此程子所以分天命之謂性一句而言之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是其理與性立名之不同也朱子以爲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若兼氣言便說率性之道不去此以天命之性率性之性實就人物所受之理而

單言者故謂本然之性也此性實上所謂性即理者雖本一理至言其各受而率之也則亦各有異是以明道論率性之道曰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馬則爲馬之性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朱子亦以牛耕馬馳爲率性之性又以爲若不循性使馬耕而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也此程朱所言性與道實從本然上言之而上所引性理字亦莫非本然而言其性與理之別人與物性之異若是章章今於先儒人物性不同之證一例掃去必曰性是理理無不同乘快放說以爲陰陽五行各具健

順五常之性昆蟲草木亦各具仁義禮智之性此果成甚義理而其於程朱之說當乎否乎幸更商之蓋理與氣固不相離而上面又復有理通氣局一節人物之偏全開塞有萬不同者氣之局也明道所謂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者是也朱子所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者是已且陳幾叟月落萬川箇箇皆圓之論大煞分明則亦可見人物之無二性也耶

來說理通氣局云云自理通而言氣局上理則即天命之一原其本之皆同也而各賦於人物則人物之成性隨其氣局之各異理自萬殊而絕不同矣自氣局上理而言理通則理之從人物氣局之各異而成性者雖萬殊之不同而天命之一原其本之無不同者通乎人物而無乎不在矣盛見每指理通一原處爲本然之性以氣局上成性之異者僂歸之氣質之性所見之不合正在於此矣蓋性之異者本以氣局之不同而異也然不兼言氣局而但言其理則不害爲本然之性觀於率性之道可知章句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又曰各有當行之路其兩各字當着眼看此道只是單言理而其不同如此豈不較然乎如

明道先生馬不做牛底性牛不做馬底性先生自言此所謂率性則此其本然之性之異者明矣左右強爲己見之證不憚挪移於氣質之性然則率性之性亦果謂氣質之性否此則千萬不可須臾商之陽之理謂健而不得謂之順陰之理謂順而不得謂之健本金之理各謂之仁義而不得以互稱之則此亦以陰陽木金氣局之各異而其性之不同也雖其不同各其天命之一原而不害爲物物之各一太極也若以爲陽必具健順陰亦具健順而木上亦有義金上兼有仁然後始謂之太極也本然也則物物上何從

以看得此性也率是以往人之性仁義馬之性馳牛之性耕真是各具之太極朱子以牛馬耕馳并與人之仁義而同謂之率性者豈欺我哉陳說月落萬川者亦言理之一原本無不同也若謂人物之性其原一也之證則豈不可之有哉

伏見圖面天命之下以繼善成性微分二層而題其旁曰人物皆同心字下以未發已發雙排兩邊而題其旁曰只就人說其所分屬本自明的及其爲說則曰仁義禮智爲吾人本性之稱而耕馳飛躍則亦有耕馳飛躍之本性不可以仁義禮智混

稱之也又曰太極全體純善無惡之性則無人物彼此之殊此與圖面已相逕庭而上下語意又不相貫今以爲人物之性自本然而不同則是明命賦與之初已自有兩樣理揀精底與人爲仁義禮智之性揀粗底與物爲耕馳飛躍之性曾謂廓然大公之天若是其班駁耶小子之感一也

天命之性者天以理賦與人物而人物受是理爲性者也此則人物之莫不同也非謂人物各賦之性皆同特謂其得天理爲其性者同也故自成性後觀之各隨形氣之不同而其所賦之性不能不異以鄉人

之說諭之官府分糶千百民人皆受此米同一官糶之米如天命之理無不同也民人所受之米則有大中小戶之差如氣上賦性自各不同蓋同此一理也在人之心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在牛之形則爲耕之性在馬之形則爲馳之性在魚之形則爲飛躍之性故各循其性而各行其道安得不異然此只指其所受之理而言之故不可以所寓之各異名稱之不同而謂非本然之性誠不害爲各一太極之全體也審此則圖說之語本非逕庭可知來諭理同氣異云云大經之論豈不正當哉然先儒之言曰性命只是一

屏溪集 卷之十一
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此不可不知性莫非理也道莫非性也然只守理之同而不復知理之有分殊性道之有別也只知氣之異而不復察四德之氣上標名理亦不同也則其可乎哉太極無定體無大小精上也有太極粗上亦有太極仁義固是太極而耕馳亦非不是太極粗上捨粗底理必求精底理爲太極牛馬上亦捨耕馳之理必求仁義爲太極不亦難乎恐無此道理徐子融以附子熱大黃寒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是本然之性又謂有性無仁朱子曰此說是他不曾稟得此道

理觀於此物性之不可謂仁義者不章章明哉天以一理分俵人物非不大公以人物之形氣不齊而其爲成性自各有異者干於天何哉

或以爲繼之者善則人物雖同賦而成之者性則爲形氣局定了安得混稱無別也此又不然天所賦之命卽物所受之性成之之性卽繼之之善也豈有健順五常一墮氣中遽優爲耕馳飛躍之理也哉如曰在人爲仁義禮智在物爲耕馳飛躍則其於一原大本上太不相類曾謂超妙不局之理若是其謬戾耶小子之惑二也

天賦物受繼善成性之義上段言之已支離不須爲
牀上之牀第告子以氣之知覺運動謂性之同則孟
子言犬牛人性之異者以折之朱子於章下引程子
性卽理之訓而又有仁義禮智之粹然物豈得全之
之語以明人與犬牛之性各異之實孟子元主本然
純善之性言之矣朱子必以仁義禮智之性當之而
語類又謂物則無之豈不知一原理同之義而然哉
言其性則蓋不得不然故也審於此從前人物性同
之說物亦具仁義禮智之爭庶幾有以定之矣理者
公共之稱故同性者因氣而稱故不同而道者又率

其性之稱也是以人率仁義之性而爲惻隱羞惡之
道牛馬率耕馳之性而爲耕馳之道豈率仁義之性
而爲耕馳之道也果如此則道不循性而亦不幾於
向者朱子所謂失其性者哉真大不相類而謬戾之
甚也

程朱論人物之性不過曰偏全通塞之不同曰人
則能推物則不能推夫偏塞者何也非無之而不
得開通之謂也不能推者何也雖有之而未知擴
充之謂也今以仁義禮智非物之性則何不曰物
則本無云而如是迂緩立說又以耕馳飛躍爲物

之性則物皆能之矣果安在其塞而不能推也耶
小子之惑三也

人物之性有偏全通塞者蓋以人物之氣有偏全通塞之故也朱子曰物亦具有五行只得五行之偏又曰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又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蓋如虎狼蜂蟻之於金木氣上不無一點明處故其性雖各近似於仁義既不可謂全而其所謂仁義又豈如人之善善惡惡以爲仁義也况有知覺若箇物雖或彷彿於仁義者餘小小底又不足以言其一毫分依佈則朱子所謂物則無之者豈不是定

論哉然以其異於己見也視而不省亦奈何

耕馳飛躍比之於人則軀殼運動是己諷山言手持足行目視耳聽便是道朱子駁之曰桀紂亦會如此如何喚做道以此推之人之能持能行能視能聽非道手容恭足容重視思明聽思聰是道也雖存乎物者純粹至善如虎狼之仁蜂蟻之義方可以當之彼翼之能翔鱗之能躍蹄之能馳角之能耕亦不過形氣之蠢動作用者果何異於手之持足之履而遽可擬議於太極全體純善無惡之性耶小子之惑四也

愚之以耕馳飛躍為牛馬鳶魚之性者本出於朱子
之以耕馳為牛馬率性之道之語朱子之意蓋亦孟
子形色天性之意也牛馬形也耕馳之理其性也循
其性之當然而耕馳之者道也龜山手持足行耳聽
目視之謂性者果如孟子形色天性之說而以持行
視聽之理為性又以持行視聽之循於其性者謂道
云則朱子何必駁之是必龜山之意直以持行也視
聽也者為手足耳目之性故朱子非之耶牛馬鳶魚
只得耕馳飛躍之實理而無虎狼蜂蟻之一點明處
則其仁義雖不能彷彿名稱只以耕馳飛躍之理各

自為本性者其於太極全體元無所損以陳才卿有
性無仁之說觀之何必待仁義之名而後為性乎如
朱子所謂小小底不可分仁義者必欲討仁義之可
名者而為性云則吾恐萬物之無本性者多矣

只就鳶魚馬牛論之則飛躍耕馳雖未足為善而
猶不至於大段凶悖矣熊羆兕羆生而思食人蛇
蛟鱷蝮生而思咬人梟獍啖父蜘蛛害母其他凶
禽惡獸指不勝屈則亦將皆以太極全體純善無
惡一例許之乎小子之感六也

孟子性善之性雖只就人說而猶單指理言故純善

况凶禽惡獸兼氣而言則其性之惡何可勝言哉然雖梟獍啖父之惡單指其性則太極全體何處無之朱子曰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昏濁本善之性終有可開通之理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蓋人雖昏濁方之於物固為正通有可以推明本性之道焉聖人以禮樂道之刑政齊之使愚者明柔者強至於禽獸草木則其氣偏而不正塞而不通所謂純善之性重牆複壁無復推明之道不過馬可乘牛可耕而已故為之穿絡鞭策使之耕馳若夫虎豹之凶悍草木

之無知者則驅逐屏遠不使害民而已取用有時不使暴殄而已是所謂處之各當其理也來諭縷縷反說鄙意不盡底蘊真可以有光於鄙說豈前段之稍變也抑道理元來一定築底說去不自覺其說之至此耶所引朱子之說本鄙人之所證援而盛說中馬可乘牛可耕虎豹不使害民而已草木以時取用而已者正鄙言盡物之性只得止於耕馳飛躍暨咸若而已云也至於各當其理之理即本然之性既曰各當則人物之各有當然之性而其道之各當其性也的有是箇見則底故苦口言人物之性

同也

門下之意以為性理也理不可差殊觀心氣也氣者不齊自其稟賦之初已有清濁之別聖凡之分實在於此小子則曰性純是理也心合理氣者也非理則大本不立而不足以根萬化矣非氣則妙用不行而不能以應萬事矣單以理言心則固昧乎心性之別矣只屬之氣一邊則又不免語末而遺本要不可舉一而廢二也

向上人物之性所爭只在於仁義禮智之名不可混稱而已其俱得一原之理為性則彼此皆同是固朱子所謂要說異也得要說同亦也得者得失猶不足大關係而今此一箇心千聖相傳淵源在此若或小差千歧百道從此謬異不可不極商量也心與性以不相雜者觀之明是二物以不相離者觀之亦似一物此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必將離合看可了盛論心合理氣四字全說得非何者自古言心有合性言者有單指氣言者蓋莫非理也而該於心之謂性莫非氣也而該這性之謂心也性在心中故舉心則誠不無并言性者如曰本心也曰仁人心也曰仁義之良心等語皆心為主而合性言之也亦非合理氣而

屏溪集 卷之十七
後有此心之謂也若只言心之體段則必單指氣言之如曰寂感也曰虛靈不昧也曰氣之精爽等語的是是心之元來色相最是朱子之言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雖不離於陰陽太極自太極陰陽自陰陽心與性亦然此其心與性對待說而分屬理氣者明如黑白地判下精如金秤上秤出矣今以陰陽之不離太極而必曰合太極陰陽而言陰陽則其果成道理否

答朴乃貞

辛巳

祧廟議一段云云最上先儒說兄弟傳國者各爲一

世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者此朱先生本來主張說也宋朝見行廟制固爲失禮而若其時議者之并遷禧宣又強析太祖太宗者則既非朱子所主先儒之說而失禮之中又有乖焉末段速行改正云云蓋朱子之意以爲既不得依先儒說而一掃謬誤則無寧就見行廟制而改正時議之全無據依者云矣如此則末段復爲一世與上段各爲一世者各自爲一義不必枝梧而朱子本旨似無可疑矣未知如何

與金光仲

別紙

先大資以一身之私而古所稱福祿無一之不備以

言行之大而末世雖工訶者亦無一之敢訾及至卒
單之上 御製文字即 命賜祭哀榮已非凡例而
恬淡之褒 特下於舉世浮囂之中誠可謂知臣之
深矣死生前後百福既備身名益華雖親愛朋知至
情爲之者寧有小憾惟我屢世之好早托契於尊伯
父校理公自童子時同周旋於鉛槧間先大資方在
穉年承上接下咿唔嬉遊已自當時幾季城西聯袂
追隨而世故以來惠好同歸則分山南北隔崗而近
者亦屢十載姻誼交情相好莫逆晚來相別湖漢漠
漠老病仍之無緣更逢夢裏眉顏幾多勞神今則已
矣萬事悽傷臨書愴怳曷禁技淚

答李巨源

泌○辛丑

生辰茶禮退溪非禮之答尤菴并設諸位出主單設
俱難僂之教誠十分正當復何疑乎蓋知其非禮而
直以先世所行爲難改則無可改之時也某家若以
昧然遽革爲未安而欲告由祠堂則尤似宛轉矣其
告文亦不須大段陳述祝板云云若曰生辰茶禮自
先代所行蓋緣高儀生既有慶沒寧敢忘之義而第
伏念諸老先生斥以非禮知禮之家率皆不行則擅
廢己行之先規雖極惶僭既知非禮因循奠享亦甚

屏溪集 卷之十一
未安私情之缺然茲不敢顧謹依諸先正之訓從今
以往諸位生辰茶禮廢停不行今因朔參爲具事由
用伸虔告云云則似不失告由之大體而文字之加
減惟在主人家之財證如何耳

答李巨源

娶三婦者三婦神主同入一櫝於禮何如考位忌
祀并請三妣雖或然矣而妣忌請考位既涉未安
且繼妣祀亦請前妣又何如耶

示三妣合櫝之禮程張說雖與朱子有異沙溪先生
既從朱子之論矣朱子之言蓋謂凡是嫡母無先後
皆當并祔後學捨此奚從且人情天理何敢取捨而
或祔或不祔耶義理既如此則三妣四妣不須言也
至於忌祭單設乃家禮之說而考妣并祭晦齋奉先
雜儀引程子祭禮爲說近世儒先家各從所好而恐
皆有據也若用家禮單設之文則無許多說矣雖用
并祭之禮依禮用別卓各設則何至有排設之難優
耶妣忌之請出考位殊涉未安前妣之忌請出後妣
後妣之忌請出前妣亦似無義然并祭實緣人情而
前後妣亦統於考位既合一櫝則何至於大段不安
耶第家禮之單設最似正當無所礙擊未知終果如

何也程氏說尤翁說又有可據者并膽納

答宋景徽

婺源 ○ 巳卯

老先生墓表不料此來有許多論議也雖尋常文字在儕友相與之際者亦不得率意塗改猶且逡巡而不敢遽然况後生之於先輩耶又是墓道文字體例嚴重耶且綴文體裁義理淡淡自有命意若各以己見輒容易變動則烏在其信重傳後之意耶竊看盛意最所疑惑實在助鑄一段鄙見則以為不然也先師之意蓋依老先生只記數行之教不欲張大直就三件事而言其大略若高井告文則全篇只敘目前

士禍故不得不泝其源而悉陳之其文勢之詳略固宜有別而義理大體則真一串貫來今欲挈彼較此若爭勝負者然則豈非不思之甚者乎來書謂終無宣舉二字不能無疑於心此執事疑先師有所顧藉不敢斥書云也此何言也墓文曰如有助鑄而左右者則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也其下即又曰尹拯以其父常以右鑄見斥於先生蓄憾有素云云老先生先治黨與之語本不為別人說而又言尹拯之父云則雖不書宣舉二字自在其中事實明白義理俱足則綴文之際當書則書之不必書則不

書之豈可於此少有致疑者耶末段函丈酬酢云云多有異於鳳九所承教者鳳九於此反不能無疑於盛教之縷縷矣且執事奉稟實在墓文已成之後矣既書駭機交煽之語而所酬答於執事者何若是逕庭耶此必無之理也抑執事錯記於年久之後耶仍念老先生雖有拯乃騫騰之言三十年來無人敢道其實迹至先師此文而特書駭機交煽之狀以啓丙申文疏之郎當使一世曉然無不知其心迹此墓文之大有功於世道也今反見疑於本家子孫誠不知其何意也人家墓道文字必擇言論義理之見重於

當世者而托之者蓋爲傳信於來後也當日老先生門人子孫豈無其人而必托之先師者竊想老先生知與於先師者有在矣今執事欲塗改其文其終不得則必欲論列而刻其下方此以原篇謂不足信也既刻其文又刻其不信之意者此果成甚事體敬蘊兩友暨韓季明云云未知其意如何而果者亦大不思矣如先師在世時各以所見極意論稟或改或不改猶可矣今先師下世之後尤何敢動得其一字也又雖有當日稟定者既無先師文字人孰信之此文字不用則已如欲用之兩件事皆千萬不是未知以

為如何禮論云云前後事實繁不可悉書既曰假禮論則姦兇之假托而構禍者於此悉著而至於道然不變從容整暇等語此老先生守義之確持敬之密可見於死生顛沛之際云矣易簣雖聖人細行而記之於禮者篤禮之不淪於臨絕為可書也老先生盛德大業雖可書者不一此等處本不可作歇後看矣當日先師之終不盡副於執事之言者今不可妄揣而亦安知其不必改而不肯改耶是不敢知也最是答鄙書一二句語何其不擇之甚果有損於先師則其能無損於老先生耶一體之地執事欲分而貳之

何也至於豈不曰大人能知大人者似太失言今若自我張皇則恐不無闕牆之譏故不欲使傍人知之而不復提說第取盛書而反省之亦必有瞿然而不己者矣敢恃平日相愛之誼竭布所蘊語多觸犯旋不勝悚仄之至

答宋景徽

所示小記纔讀頭辭已不覺訝然而歎也老先生既以淵源正脉歸之先師而實為一代儒宗則士林之所以致隆先師者自有其稱執事獨稱以公者其意已可知矣他不須更道也第此小記無別件義理復

提表文中已書之意初無必至於別錄之義而末段所謂出處終是大節不敢遂己者其意以爲原篇於出處大節有所闕略故不得已有此小記以明之云試觀原篇首言南漢之歸自分畢命又言戊己之出俱值 孝廟大有爲之時而來又言 孝廟賓天遂返初服又言戊申癸亥之出不無行可之望而至以徽號世室之議謂之天常賴以不晦則老先生或出或處無一不出於尊周大義者此大可見矣執事以謂書職名之偶失照勘以爲出處大節之不著耶何其看得義理若是小耶如此則恐無以論兩先生義

理文字顧今所以尊衛老先生之誠實無間於子孫後學則今此往復都係斯文事豈宜以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以益紛紛也哉况聞妖雲復鼓舊喙誣辱兩先生不啻狼藉而 筵中下教又切痛慨尤不可以此而說來說去以貽有觀之頰舌矣幸姑寢役切勿入刻以爲早晚面商之地如何別紙所論亦多有更僕者并姑不舉幸亦諒之

與姜士咸

格溥○辛丑

向者已擬送別江頭故城南祖筵卒卒一造及聞玦行將發即與舍弟趣駕追詣而討麥炊飯不免少滯

以至沙步則送者已自崖還而班馬無影矣只見江
流袞袞烟岫杳杳佇立凝悵心焉如失執事亦想因
士重而知有此去則 嚴譴雖不可虛徐何不少相
待此可恨也朱子嘗歎坡翁海外意味况今松楸之
鄉距京城莽蒼耳比坡翁海外不啻慈母之膝前其
閑適之意尤有別於忙裏耶第有一言可以爲老兄
誦之者夫子之言曰狂而不直吾不知也老兄則狂
而直其不爲夫子之不知者明矣大學之誠意孟子
之養氣莫非直字工夫而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
萬事亦莫非直字出來則人之生豈可一日而捨此

直耶老兄今日之行實直字爲崇然夫子又曰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南軒張氏演其說以爲徑情而不
含蓄竊謂老兄於直字不但自許儕友亦嘗推與而
至於好學則固未嘗用力焉其所好直字何能免夫
子所謂蔽也而向來所做亦安知不爲張氏之所貶
耶惟願老兄毋謂狂而直者是聖人所許而自安也
須去尋向上一歩以收桑榆之功用副責備之望也
如此而果得一分自益則此未必不爲憂戚所成矣
然則今日此行雖不可謂光華而僂喚做讀書行矣
其所謂 恩譴者非此耶朱子與南軒書以多暴露

厚齋集卷之十七
少含蓄規責甚至南軒成德如何而切憊之際其言猶如此則今日蒙陋甘作老兄之晦翁者未知不以爲僭否耶

答姜士咸

己酉

歸田之計不過朱子所謂殘季飽喫而吾友之耕也。想不免餒矣殊可歎也。然今日杞人之憂不但無事而憂則執事之所憂患者亦恐在此而不暇念到及彼也。武夷十首前月始得承覽矣。辭理風格妄謂兄最得意處。諷詠三歎。恍如循玉峯而八平川。登精舍而承警咳也。願我愚陋無以報答。此中溪山竊源則

可十里緣溪而分九曲。則曲曲可翫。茲用武夷十韻而移之於此。欲藉此而仍得諸詞伯之瓊琚矣。幸毋謂入地之不及而低却。高手特賜俯和。俾使山光水色一倍增價也。

答金靜以

時淨。○癸亥

內外墓各在遠地而同日破墓。則孝子無以身親於出柩之際。情理大欠缺。時俗雖重於日家。此等處似當以情禮爲重。破墓之日先後擇吉。以爲孝子各盡誠禮之地宜矣。但有痼疾將不能致身於墓所。則雖同日破舊亦無所妨耶。受服一節。此總始服於見柩

屏溪集卷之十七
之時本爲改葬也雖不能躬詣當於破墓日望哭而服之矣遷葬則神已在廟禮無魂輦矣

答李瑞九

夏龜〇己丑

紙末寄從兄譙生說舍胡鵬突隱有譏詆底意殊可訝者世變無窮嚇走朱子之論日覺層生誦朱子之言法朱子之行者固宜大開口大張膽思所以衛道閑邪之爲而今兄乃反恬然而不知怪謾自譏嘲己陷可恕之邊視若鄰鬪不究被髮之義若使朱子論之伯恭習熟聞見之斥何自以免耶且局外凡儒雖不必叫閣辨斥豈意如誦法朱子之吾兄亦爲此衰末世糊塗習氣自違於寧激不渝之訓耶若因循爲常不能撥棄舊習則來頭許多般工夫竊恐有媿於晦翁一直字之教矣更乞畱神改圖

答李瑞九

辛卯

蒙諭昭穆坐儘符鄙見從知前所不知者不悖私幸也蓋昭穆之義出於向南向北而此則實從合祭太廟時言也其言廟皆南向則皆在於太廟之南左右又向南而次第設也其言坐皆東向則無論昭穆而若在各廟則皆當主輿而向東矣然則坐皆東向與向南向北之義似無抵牾看高論節節是當耳鳳九於

廟制有合下致疑者朱先生禘祫圖見之太廟合祭古禮分明將事於室中室不過一間一間之中何以容排諸位亦何以容身於奠獻也殊有未曉者終究竟不得幸兄留意看以破昏礙如何

答李瑞九

丁酉

士新云云未知本意如何而想他嘅吾儕所學日退虛聲益播矣其所憂患正實際事當把作頂門良砭何論其話頭高低耶見子恭所錄三淵子以爲徒有志學之名而不能力學者不如循例科儒此亦疾世之盜名者類今吾儕雖無盜名意思而若徒志而不

能力則畢竟與盜名者同歸一套子矣可不懼哉成恭弟兄聞有遼燕計此古有沙翁已事近有淵長定論而第今日非沙溪時滿目傷痛沒了觀周義矣係官者雖不敢辭於往役而此行既非樂爲則况初非不得已者耶且名藉軍官雖子弟之親行中服色煞有多少非僂淵丈之終不作行似亦必有意在矣渠兄弟想爲家大人慮有是計而弟兄皆病不健四千里飲冰必不免反貽其大人憂也未論其義理如何此最思不到底早晚相逢渠弟兄欲力止之耳

與李瑞九

己未

成子長之亾慟悼慟悼純心直腸邃學偉文何處更
得尤可悼惜者其純心直腸終爲之崇邃學偉文反
爲之災世何以勸耶雖曰大限天定其途旅臯復亦
豈在天耶新成二友皆天少日舊遊惟渠與兄在耳
自吾淪落雖常間闊而若將此世更續舊遊今遽失
之三月之麻何以慰此懷也想今日慟乎渠者只兄
一般此也聊與相弔耳

與呂士新

命周○丁未

胤哥以絕異之才早季志學往往聽其所難則非求
之俗子中可得而所謂後生之可畏者此心之相期
而同携以資益於桑榆之境者真不等閒而今焉失
之豈亦非關吾輩運氣耶

與宋汝華

勛錫○己酉

頃日歸路過春秋祠見其不成規樣而使孔朱真頓
置之草萊之中中心驚惕累日不敢弛况兄輩事在
同鄰其所以善後之圖者必不後於一時行路之見
矣以兄輩之地望如何士友之冀與如何而猶持前
日之所爭不思所以尊奉先聖之道乎李生輩之多
少所失鄙人豈不知之若在議始之際鄙人亦將力
止之矣然事既到此則當初得失猶不暇言名曰春

屏溪集卷之十七
秋祠則其義甚大所奉乃孔朱真幘則其體甚重已
建之祠孰敢毀之已成之影孰敢破之其可諉李生
輩之當初處事不審之故而無意於同心崇奉之圖
乎兄輩之呵斥李生雖委折許多而猶系私事以兄
輩尤門之人不恤於春秋祠則其道理輕重之分顧
何如也而人之聞之者其謂斯何幸於此更入商量
焉李生自是麤粗人物顧其言行何能保無其失得
罪兄輩者亦坐於此而若其可取者戇樸也此實先
師所嘗許以兄輩棗栗之交豈不知其爲人且渠於
尤翁則實有九死靡悔之心矣此則弟於丙申同事

之日實有淡知者然既有斥辱兄先代之說則心不
能無疑矣其反害父事之地者如此則何但兄輩絕
之知舊皆當絕之實有商量於心者今聞其言而話
到此段號呼痛怛其所以冤酷之者如窮人無所歸
至誦其所自爲詩者則亦覺令人驚動矣於此亦可
見戇樸無隱之實人有以此自矢而終不信之則亦
非仁人者之心兄輩亦曾聞此否曾聞遠兄之言斥
辱之說非兄輩耳聞且不著渠之文字云則童孩所
傳何必的信而以此自矢者終可不之恤乎渠之兩
代爲宋氏之人者人孰不知而今無所犯而爲兄輩

斥絕則其為冤酷之地者已不可言而在兄輩亦豈為盛德事耶細諒於此無使故舊永抱無限之冤也

答宋務觀

有源 ○ 辛亥

長孫既還宗則承重服喪不可一日暫緩次孫既歸宗則又豈可一日而仍服斬耶宗統甚嚴兩孫不可並為宗而俱服斬矣又不可無所宗而俱無斬也長孫承重則次孫即脫所服之斬矣所示老先生小祥後為後者服斬之論正相準矣未知終如何○第此有合商量處若代父代兄而承重服祖則當從儀禮說並通三季而除之矣此則今始還宗而服斬當依三年內繼後自服三季之義因服三季否抑雖是次孫初既立嫡而服斬則今當繼服而并通三年而除之者無害道理耶當俟知禮者講之矣

答宋務觀

趙家承重與嫡子追服喪中繼後者之追行小大祥者有異子之於父不可短喪則其義不得自行三年而小大祥亦其身漸吉之禮則固當以聞訃與禮斜日追行練祥矣此則實承重代喪也次孫雖異於父與兄祖既立此次孫承重而受服焉則長孫還宗亦繼此而受斬矣宋敏求并通三年之義亦可於此

屏溪集卷之十七
爲證矣趙氏今於再期日僂行大祥似無不可未知如何

答宋務觀

趙氏家禮論滾來滾去作一大講說因此而蒙陋之得於高明者非一二盛論所謂非特爲趙氏得失者真實際語也除是趙氏次孫當長孫出繼之時旣爲祖承重則服其祖斬固禮法之當然而及其長孫還宗之後則其所承重反在於長矣雖不可不彼脫而此服然後服者之繼於先服之斬者其理皎然矣顧此繼服而并通三年實出於宋制石祖仁以嫡孫繼次子而並通三年則趙氏長孫繼其次孫而並通三年豈無可據乎今日所爭只可論繼服一段而其當繼服之義如上所云旣繼服則并通三年亦何疑乎至於長孫還宗與三季內立後者正相渾云者言其不得不服其斬者卽相渾也非謂其并與仲服三季者而亦相渾也嫡子追服與喪中繼後者自我始服宜伸三季此則旣有先我服之者而我今繼之故並通三季矣幸細商量勿憚更示

答宋務觀

甲寅

書中示意大不斟量拙陋何以堪勝君子一言可以

觀竊恐辭氣之間不用點檢也顧分駭汗不知攸論
頃疏曾謂今日士類當觀老先生道隆道污以爲出
處之地故略附數語矣 聖批之嚴己不勝其惶歎
且聞朝中知舊或謂之迂或謂之妄迂妄并知其着
題而以一箇醜差之身敢視大賢之隆污而爲出處
者妄之又妄妄尤不敢辭也未知以爲如何也

答宋健叔

文相 ○ 己酉

山仰祠事當初鄙人之書告黃惠甫者蓋頃日歷路
目見孔朱真頓埋沒草萊惕然心傷思所以善處之
道則終不如移奉山仰之爲優琴臺諸議雖謂有援

尊就卑之嫌目今事體道理不可拘此而委棄先聖
賢真影又不可只罪李生之初不善圖而一任傍觀
故聊書於惠熟議士友以爲移奉之計矣不料畢竟
翻瀾頭勢之駭惡至此也莫非鄙人見事不審之故
他不暇咎到今善處其道末由欲其還移則事體極
未安欲其仍奉則其將一任諸李之禍矣是亦不可
忍矣若欲商量於主張之院儒則顧此言議無以相
入左思右度直一箇無可奈何矣第凡事當觀其大
體道理竊聞李生輩所主而言者聖人之事莫大於
春秋而是義也宣聖發之於前晦尤繼之於後而我

先師又述允翁之遺意將有辭於尊周大義矣適幸得孔朱真幘而是地已有允寒影堂於此合奉名之曰春秋祠以示萬古大義惟四聖賢者明之之意云顧其所主大體道理則誠是矣而只知罪李之爲快并與所主義理而攻斥之畢竟甚至關聽於不悅兩先生者拷掠尊服兩門之儒生此何事也在其始事初固宜商量况衆論紛然不一則亦不可排衆論而擅自成就矣李生之初頭作事箇箇乖謬而旣成眞幘旣立小祠則其事體之重又不啻不幘不祠之前矣旣立之祠不敢毀之旣成之幘不敢洗之而凡百

規掇陋薄不備則一方士子雖前日之不滿於其初者固宜齊發議所以善處之道矣今反緹掠而威之必使之還移於己破之小屋何其獨明於移奉之爲重而不明於還奉之爲不輕耶且念兩先生若有知者未論當初委折之如何旣奉兩幘同陪一堂無故黜移於上雨旃風之地而獨自妥處於持持之廈屋以享備物之薦則兩先生之心其安乎否乎不知三山士論念及於此其將以爲如何院儒呈文中朱子答劉子澄云云斷其句語眞不成證矣朱子本書以爲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爲

之乃佳朱子之意謂雖前未有聞而不禁其義起况
滄洲之祠朱子實祀宣聖矣果以朱子爲法引朱子
爲證則何可捨朱子已行之定規絕斷其句語而假
借爲說耶張子之謂不敢私禮先聖者與此有異此
則係是學宮事豈可曰私禮也尤可惜者汝華諸友
皆列名院狀而諸李之禍實胎於此狀桁楊之下或
至斃死則伯仁之死其不曰由我耶雖曰渠固有罪
焉何其與報之以德者大相反耶汝華仁人也想必
有諒之於中者矣爲今之圖無他善策只使呈文諸
人自解之則庶可救得矣但諸人之回悟有一說焉

彼人之不欲兩先生之配食於孔朱一堂者乃其本
心今者院狀適成其假手之計兄書中云云可謂觀
破無餘矣呈文諸人若覺得真切則必將溷然改悟
思所以收殺之圖矣然必有觀公聽者爲之從容曉
說然後言可以入矣兄須與僉君子善圖之也

答宋健叔

戊辰

近日事紛紛滾到此極憂慨曷言書蹟推還云云真
所謂無不有者此心驚愕久愈不已此自溪上傳之
尤菴先生尤菴傳之先師而至曰栗翁子孫設欲持
去異於他物不可與也斯文事體莫此嚴重後生輩

不識顛末敢欲私推此何舉措雖發怒於狀文而干先師何事此不獨不滿於先師在尤菴亦將不免爲不當授而授之之歸矣此誠逐鹿而不見泰山者也兄於是而慨惋駭痛正人情事理之尤不可已者也下段云云盛意謹已悉之是宜先究其狀文本意可論其得失蓋是狀本意要以先師辨庸序形氣之非心而一理氣之發云者爲摠結之大旨故先言栗尤兩先生論理氣諸說以爲先師此說之來歷張本是以下蓋字以下亦不可歷稱諸賢只以任傳道之責一句隱約說去卽以兩先生結鎖而終之以先師也

此則文體固然也若其不嫌於不詳歷舉者亦依先賢言議碑狀之例而一任筆端文勢而書之而已初非有意而爲之也若使今日諸人證考前言詳玩本文平心徐究豈不諒其本意哉第於此事抑亦有理會不得者今之謂狀中故爲全沒沙翁者爲出於何計也若不曰輕視沙翁直欲沒之則又必曰專欲闡揚其師而故爲貶抑也嗚呼寧有是也顧今吾儕之出入江門者其於沙翁惟恐不自附於私淑之義也則其曰輕視云者已不成說况沙翁卽尤翁父事之師尤翁又先師父事之師終始一脉道義也是知尊

屏溪集卷之十七
沙翁然後乃可以尊九翁尊九翁然後亦可以尊先
師矣此其事理之自然者今反謂貶抑沙翁而闡揚
先師云則其成甚事理否君子之論人當於有過處
求其無過不當於無過處求其有過今乃疑人於千
萬事理之外又欲以是而易天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愚恐一世之人亦未必信而從之也吾兄之與某
人書以公則淵源以私則祖先豈或不遜云者誠的
確之論也愚於狀草之時已多徃復與聞則人言之
來義無異同嫌於分疏初不欲發此口今承來書不
敢終默幸吾兄之諒之也

答宋健叔別紙

戊辰

經文斬衰章為人後者在父爲長子條下以其不
次於父條下而必次長子條下見之則似是父爲
所後子服斬也

只言爲人後者四字不言爲某親且不次於父條下
而入於爲長子之下此雖可疑然子夏之傳鄭註賈
疏雷說及勉齋編入三段皆以爲所後父服斬之意
言之今雖欲一掃前說喚作爲所後子服斬其誰信
從經文敘服之次大略以正服義服爲次而其間又
以輕重男女或不無參錯者詳玩則可知矣此亦先

正服次加服次義服而女子則雖正服而以其輕也故反次於男子之義服公士賤臣之服尤輕也又次於女子之服似不可以其次於長子之服而疑其爲爲所後子服也

父爲所後子服經傳註疏俱無見焉此條只云爲人後者而不言爲某親者即摠論子之爲所後父與父之爲所後子之服也第一傳旣以子爲所後父者言之故第二傳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語其謂父爲所後子之服者明白無疑且第二傳下註通用互考云者以爲彼則子爲父此則父爲子

而欲其通用互考云耶

凡爲子之服期也所後子旣曰若子云則其爲是子而服期亦若子也復何疑也亦不須別爲著見也經文下傳曰者固子夏之傳經而其下大圈三段勉齋之抄入他書者也不可以第一第二三言之若皆爲此經之傳者也其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者卽春秋公羊傳語也本文以爲爲人後者爲人之子之意非父爲所後子云也勉齋所編三段皆一意無一句彼此看者况經文謹嚴一條各自一意若一句語而兼看爲父爲子兩意則後人何所的從又况爲所後子

服不過爲子期也元不可論三年者耶其通用互考云者斬衰章與父條三段并此段通考云非彼之爲父此之爲子兩意通考云也此一段元非父爲子之意來意恐不然更詳之

開元禮所謂養他子爲後如衆子服者似與後世收養子同也養父養子之稱禮書所不見則疏所謂養他子亦非此收養子而何

養他子爲後與收養子養字雖同義絕不同養他子爲後者是取他人子爲後即禮所謂所後子也經文雖不別其服制傳既曰若子則父之爲之也亦若子

可知其服固已包於子服矣雖其包在而以不別言之故或不無迷錯之慮唐制則特言之於子服矣至於收養子勿論同宗與異姓又或遺棄不知所從來而收養之者本非出於爲後之意而其鞠育之恩無異親母自宋太祖開寶禮立收養母三季喪之制而後來仍之此實人情不可已者然初非有天倫相報之義前代元無收養子立服之禮今只謂養字之同而欲與古疏所稱爲後之子云者同條而共論則竊恐於看文字似甚不審矣

爲所後子服開元禮必以如衆子爲定者誠不知

其何據也四種說以立庶子爲後謂體而不正而不服斬此則曾有適子故也若所後子則其父無子取以爲子大定天倫將所傳重而所後子之爲所後父母及內外黨一如親子其父之爲是子之服也豈以非所生而獨以庶子之服服之耶

取同宗之子爲子則卽己之子也天倫既定大義甚重豈可論所生非所生而有所間隔哉然服莫大於斬衰而婦人爲夫斬故爲父亦不得服斬其嚴且重可知然而爲長子則亦斬此所謂加服是以傳與註疏論之甚詳蓋必三代傳重之所生長子然後服之

疏又言體而不正正而不體者俱不得服之體者父子之血氣相傳一體之體也正者天然自有之正也立庶子爲後則體則體而非本正故不得服斬立適孫爲後則正則正而非一體故不得服斬所後子初無他適非如次子之立適亦正則正矣而不可謂體也其不可服斬則明也小記疏爲後之子與衆子傳重同科而論之開元禮則亦收入於衆子之期矣斬衰之重無他明據而今乃勗爲之說盡棄前人之說必欲從重則終恐不然幸極商量也

禮疑答問答朴士元書上一段因問者之說似若

以出後者不得爲長子斬而下一段復引朱子事而反論之特明出後人不可不爲長子服斬之意與其下答朴受汝書同一意也或有以四種之義拖引爲說并舉開元禮必如衆子者爲不服斬之證亦甚可惑也

四種說與開元禮皆論父爲所後子不可服斬之義也若此出後人之爲其長子則亦當別論允翁之答朴受汝書正好受用矣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此主父與子而言也子之於父爲正且體也父之於子將以宗廟之重傳之也有此三事

故是子之死不可與衆子等之而特服斬衰也又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季不繼祖也此謂己是庶子不能繼祖與父之重初無可以傳重於子故己之長子雖正體於己不能備上所謂三事不得服斬而同於衆子云矣顧此正體傳重皆當於父與子而論之己雖出後於人而既承其祖禰之重則適適相承之正己在於我而將所傳重矣允翁之引程子說謂不可異看者正得傳者之意矣祖禰己之間只當論其傳重與否而已其體與不體不當上及於祖禰矣詳玩傳文則其意炳然矣但註疏之釋正體二字似若以

父之於祖禰之間論之故或者以此爲疑而謂不當服斬未知註疏本文之意果如何看而爲通也

父爲所後子服不出於禮書誠大可疑小記疏云云獨拔於經傳註及補服註誠又可惑至我先祖答兩朴公書豈亦以禮書無所舉論故至謂不可分開不可異看於適適相承之適云耶答朴士元書蓋指所後子爲其長子服制而論答朴受汝書其問目之辭雖指所後子爲其長子服而答語則直是所後子服也以有先祖此答之故愚見以爲父爲所後子服斬亦無疑未知如何答朴士元書

果是所後之繼祖與父則當爲長子三季云云耶幸并明教之

禮經之不別言爲所後子服者誠不能無疑然旣言子爲所後父若子而服斬則父爲子亦若子而服期不待別言而可知故不別言之耶若以經文爲人後者一條謂父可服斬之證則所後子有三代承重者有一二代承重者何不言應服之子期獨言加服之長子斬耶况所後子元無加服之義耶以此一條謂父子之互斬者終似不然矣小記疏說之不錄於此條者以其本條下四種說不體則不得斬云者同是

賈疏而其意與小記疏意一般故黃氏初不復疊錄耶其所不錄亦不必致惑也老先生答朴受汝書以為雖為人後既承祖禰之重則其為適也與本適無異不害為適適相承之義至引程子說謂不可與本適分開云與己為所後子之非體者義各別焉今父為人後者為其長子則當依老先生說宜服三年為其所後子則當從四種說不可服三季矣先生此答本非為所後子服斬而言今不可挪移為說未知如何末段云云註疏皆言祖禰己適適相承之意矣祖以上則承重與否似不須言幸更商之

溶溶大幅意存警發誨諭備至益不勝感幸也兄之前後為暘友地者甚摯必欲救之於無限鋒鏑之中而惟有左之之語故前書果有云云今承來諭自顧不敏終不免不相悉之歸矣悚仄悚仄然兄與我大體既同雖有小小差異又何必一一較論以益葛藤也第兄所謂未安者實在於最著二字最著二字元自不害宰我所謂賢於堯舜者其真以夫子盛德謂過於堯舜耶朱子行狀以曾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曾思孟道德有何優劣之可言也只以其造道之極雖同語其功則或異也蓋當栗谷先生之時二歧

屏溪集卷之十一
之論不可不辨故理氣之論因此而發前未發終爲
後學迷途之指南其繼往開來之功真沙溪先生所
謂一人而已至於尤菴先生其論理氣者折衷於諸
先生之語說得最詳况其事功則尤有大焉假使當
時無尤翁人將不知尊中華而學朱子矣其扶倫衛
道之功何遽不若孟子承三聖也此所以以二先生
爲最著者也然其曰最著者亦以事功言初不以道
德高下造詣深淺而言之也今以最著等字終歸優
劣之嫌云則堯舜其可謂不及於夫子曾思亦可謂
有歉於孟子而宰我勉齋皆將不免於今日之案耶

栗谷之爲一人惟沙翁知之尤翁之集大成惟吾先
師知之今以最著二字稱之於二先生者吾有所受
吾輩之尊慕沙翁篤信先師者其義顧安得不然盛
書謂下蓋字以下專以傳道爲主此語誠然然其曰
吾道東者蓋言東方道學之盛也其任傳道之責者
惟二先生最著者蓋言傳道之中二先生之事功爲
最著矣淵源諸賢實皆包說矣上段既舉二先生爲
說則不得不以二先生摠結之也且摠論必以理氣
爲辭者此是論撰先師之文而先師形氣非心之辨
不可不特書故耳今日紛紛之意不止於賜友者固

不足說如兄之眼公心平只將狀文勘斷而何必於元無心處乃作有心看謂之以未安耶此愚之所以竊爲兄慨然也暘友自遭此事一答士能書後嗔罵如屋而更無一言自辨強辨之諭恐不及俯悉也其書之沒實云云暘友聞之想必不難於自服而但沒實胡大罪過彼所怒之者若是之甚也至於引伏之教當此聲討狼藉之日尤無可言雖兄謀忠之言似無受用之地矣奈何

或者以爲世有承祖之重者立後而生子則當傳重於所後子所生子爲其次子矣若不幸所後子及所生子次第先死則其父當服斬於何子云此果如何可不失禮否

既取兄弟之子爲之子而傳祖禰之重則是爲長子而以四種說言之即正而不體不得服斬衰立後後雖有所生子此則禮所謂庶子也所後子死後雖立此子爲後以四種說言即體而不正也亦不得服斬衰二子皆當服期而已

或傳讀禮通考論此事甚詳云所謂讀禮通考果是何人所成養他子云云本涉可疑而今其書所論明白云欲聞之

屏溪集卷之十七
讀禮通考出於康熙丙寅季間學士徐乾學所成也
蒐集古今禮書以爲公私喪葬禮之優覽蓋博則博
矣而後學講禮之切要似不如輯覽源流之類耳所
後子服此書亦無所論只於喪服表衆子尋條錄入
開元禮養他子爲後者矣

與黃惠甫

運河

李思源

假○心○西

向者歸時見路傍有一小屋而問之蓋春秋祠也是
祠本末曾亦略聞其槩矣李生輩無事中生事畢竟
郎當則未嘗不以此而爲咎矣及見其祠一間小屋
草草不成規樣而孔朱真幘奉在其中冷雨荒烟呵

禁不嚴行路觀之自不覺惕然而驚歎矣仙鄉以先
賢杖屨之地多士濟濟爲湖左士論宗盟而於此看
作等閒不思所以收殺之圖不知事端如何而以致
如此耶歸而思之此不是斯文小事終不可一切置
之不相干涉之地以起遠近士友之疑惑矣蓋此事
不能遏止於初先聖影幘今既祠奉而事多苟簡則
非者還他非者而收殺之責實在於仙鄉士友矣今
以孔朱兩幘移奉山仰雖有援尊就卑之說以尤遂
後學處於寢屋而奉孔朱於一間小祠則其爲兩先
生之惶惕不安又奚啻援尊之嫌哉且以尊奉尤翁

者言之斗小之邑三祠祀享誠為煩瀆且兩祠守護之道事力尤萬萬不逮矣既建之祠不可以毀矣既成之影不可以破則揆之道理參之事勢合奉山仰祠之外更無他道只責李生輩初不善圖終使奉先聖之禮一任其魯鹵其為一境士林者果安於心乎愚見如此誠欲一誦於諸賢而相信無如僉兄茲敢妄論至此未知僉意於此果以為如何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七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八目錄

書

答黃惠甫 ○ 一

答李汝受 秉冊 ○ 一

答安晦之 世光 ○ 一

答張舜瑞 文翼 ○ 一

答鄭脩 ○ 一

答宋基孫 ○ 一

答趙宗甫 榮祐 ○ 一

答辛弘復 ○ 一

答朴汝貫 永錫 ○ 一

答鄭元猷 彦煥 ○ 一

答洪敬伯 格欽 ○ 一

答朴士樞 斗益 ○ 一

答李仲久 係 ○ 一

答李謙之 光益 ○ 一

答李光赫 ○ 二

答安尚賓 國光 ○ 二

答李教任 廷高 ○ 一

答姜大受 行鼎 ○ 一

答尹普若 勉周 ○ 二

答卞嘉會 亨夏 ○ 二

答金大有 光五 ○ 二

答南士能 ○ 二

答宋泰老 相光 ○ 二

答朴汝肅 端錫 ○ 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八

書

答黃惠甫別紙

宋汝華諸人卑不援尊之說鄙見初亦不以爲無據
蓋追享先聖於後賢之祠者不如後賢追配之爲便
順故也近考南溪禮說寒暄書院以地名之相符追
享程朱者實由退溪定論今日援尊之說恐不復爲
據前日鄙書只以事勢之不得不合奉而元不害於
道理之意說去矣旣得退溪說尤幸鄙說有所符證
而不悖於義理也

星州始創迎鳳書院以寒暄為上兩李次之皆南向
兩李文烈公兆年文忠公仁復也寒暄與文烈兩座之間隔以屏障
使各為尊最後退溪以書院在雲谷而臨伊川之上
故改名川谷主祀程朱兩先生配以寒暄別立鄉賢
祠於院外祀文烈二公焉

與李汝受 秉彙

貴府稱通國之劇地兄之臨履已踰二載簿書勞攘
之際一分無損精害神之慮耶魯齋謂千萬人中常
知有己則虛寂而可養其體明察而可正其用此語
真有味今雖千酬萬酢此心不為事物牽將去惺惺
在神明舍則不但所應接者無少錯失雖究夕分夜
不至瘦憊矣想兄於此已得力否顧今人物眇然使
兄而低徊下邑已非朝廷惜才之意而在吾兄自期
之道亦不宜埋沒於簿書而止其須自愛之

答安晦之 世光○庚申

示諭敬悉之曾侍江門果承此教矣昔在 顯廟已
酉間先生在泮任特倡大學儒生冠服一依 皇明
制之論上疏陳請則 顯廟允許之 皇明之制即
襴衫平定巾也襴衫本出唐馬周之制而至宋朝以
此為盛服故朱先生家禮祠堂盛服條謂進士則襴

衫 高皇帝取以爲太學生之服而平定巾者 高皇帝所勅制取平定天下之意而名之也此巾見丘瓊山儀節爲三加襪衫之冠矣蓋我國太學生之紅團領古無此制非詩所謂青青子衿之義也襪衫質青緣黑本合青衿之制而事物記原馬周以三代布淡衣着襪而名襪衫云其制實據於古矣豈與儒生紅團領之非古制者同日言哉况今日從周之意其義尤大而且是 先朝所判下之事則尚未遑舉行者實太學羞恥之甚也今若更有此議則因此慶科生進放榜之時特令襪衫應榜仍使齋生而服之以

此爲生進之服下齋及學儒亦改服青袍同爲青衿之制而以襪衫別其生進則雖制度之末亦豈不有補於盛世文物之治耶伊時先生於 朝令下後因老峯閔公之赴燕請得 明制而來矣時當歲歉 朝家有待豐舉行之 命而先生不復入泮他皆因循而到今七十餘年不復聞舉而論之者可勝歎哉平定巾則曾見華制其樣未必勝於今日之儒巾而其制作比儒巾甚難儒生似不得私自辦着鄙意常以爲儒巾不必改從平定巾也未知識者以爲如何也委問之勤不能不對第今日 朝廷誰能有留意

屏溪集卷之十八
於古制而響合者耶

答張舜瑞

文翼〇己丑

外孫奉祭實無於禮之禮近世雖或行之無先儒事
可據而朱子之答汪尚書書論之已詳其義槩可見
矣來書權字大不可若只因一時情義勑出無於禮
之禮而必藉於權則豈不大悖乎且權非聖人莫行
何敢輕議耶

答鄭脩

乙卯

所示爲學工程爲己而無一毫爲人計刻苦而無一
分閒漫意一讀之紙上猶令人惕然警覺况日與之

相周旋者耶吾道優不孤直是斯文之幸也名字之
戒賢者豈有是也是知省檢之密而微癥細疵無能
隱伏也此於聖人分上固不可擬議中人以下之實
所難免能讓千乘何等偉男子而猶有好名之心則
名豈可易言哉第程子以爲爲利與爲名雖有清濁
之分而其爲私則同其不可畱此箇箇中則審矣最
是南軒無所爲而爲者誠爲己之要法真實爲己則
何事於名耶此晦翁夫子之所歎賞也後學果於此
着緊則要名之心自然灑脫矣別紙義理儘精淡文
辭儘條暢的是儒者文字今何幸蒙不鄙也其於淺

厚溪集卷之十八
見有可論者謹分若干條以對不知盛見以爲如何也山川履絕兩皆衰暮無以合席惟有尺疏可傳聲信此亦失此太守亦無以階梯矣須趁節假以爲往復之地也

別紙

未有二五之前先有二五之理此所謂形而上之道也

理氣本渾融無間元無先後之可言而從形氣上言之形氣未成之前先有此形氣之理謂之有先後亦可矣然其所謂形而上之道者只是有此形氣則此

形氣之上實有此道在云也非謂形之前有此道而不屬於形也盛說文勢似以此上字喚做前字看恐未安

以理發氣隨爲正見之累則今日氣發理隨之說亦如何

理者無情偽無造作而其翻轉動撓升降出入者氣也以心性言之心者氣也性者理也事物之來感而遂通發而應之者心也心既感而發焉則隨其發而或惻隱或辭讓或喜怒或哀樂之見於氣之發處者是性也以此觀之氣發而理隨者其勢固然而若曰

屏溪集卷之十八
理發而氣隨則豈不可疑乎無情偽造作之理何以自發而可與氣之能作用運動底者對待互發耶觀於栗谷書則可詳矣

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云云

遠檀弓註異居而遠者蓋地遠之遠也小註方氏說分同姓異姓其意謂同姓兄弟可往而異姓兄弟則當殺也

立孫

程先生家用次子主喪之禮蓋遵用時王制禮而不用古宗子法也朱子則服長子三年斬衰之制又傳家於孤孫鑑而家禮一篇亦眷眷於宗子法蓋程朱兩先生家已行之禮雖異後來從違則不難辨矣鄭寒崗喪未知誰果承重而次子初雖奉祀長孫在則即當歸宗於長孫矣

答宋基孫 庚子

喪中出後者似當降服而禮無明據但男子出後女子出嫁義正相類而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惟此可以旁照又問解晷大功出後者不當降服以此推之三季之喪尤不當追降而若不追降則涉於二統未知何從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曾於外舅朴公喪葬後始定所後其爲所後者適方持父斬粟于師門而行之矣蓋既斬於所後則無二斬禮義甚嚴截不可仍服舊斬所後父奔喪成服後卽歸其生父喪次文告其由卽脫舊斬問解所載期大功不可降之文不當與此比論蓋無貳斬之義重故也第爲人後若在舊斬練前則脫舊斬之日當更制期衰而服之俟其初期而除之可矣

親喪未奔者成服前括髮袒免當一依在家之儀耶齊衰聞喪者亦於三日中會哭之時變服如儀耶奔喪齊衰以下只一袒當從此說耶

親喪雖未奔喪成服前括髮袒免當如奔喪至家者一體矣古禮奔喪條可考齊衰以下未奔喪者與在喪次者亦何異也

庶人只祭考妣今之無官者卽古之庶人然旣用宋賢定禮通祀四代則豈以妾子而獨用古庶人之禮乎况妾子亦有有官者則只祭考妣尤不通而沙溪先生謂庶孽無世祭之義當何適從

我朝士大夫雖無官其禮節與有官者無等級蓋朝家之待士夫也有官無官不甚懸異故無官士夫之自處亦如此自成風俗矣然律之古禮未免謬矣

屏溪集卷之十八
豈可因此而至於庶孽亦通用大夫之禮耶此則斷不可沙溪說遵而不撓可矣

虛葬非禮先儒已有定論而從俗行之亦或無妨否

虛葬禮雖非之而我東已成風俗如有當著此境界者孝子之心必不欲全然無事非他人所可遏止矣然若知其非禮而不以衣冠葬者人孰敢非之

父主子喪小祥當撤几筵而其妻子在則揆以人情不忍遽撤若行祥禫則以服盡之父主祭似多妨礙

父雖主喪而禮祖不壓孫亾者之子何可以祖服之期而不終三季祭耶此則無是理矣不但子也子婦孫婦亦皆祖舅或其舅主之其夫或其子在則豈可以其舅或祖舅之大功小功而輟几筵於九月五月耶於此看得似無可疑矣大小祥及禫主祭者雖已脫服以素服臨之無少妨礙未知如何

答趙宗甫

榮和○癸酉

積幾年勞想兄書穿到窮礪實仰知舊情訊也尊世父損庵公遺集印本特侈投惠認以鳳九爲公故人子也欲知公言議出處始終大略也感念疇昔不覺

厚澤集卷之十八
愴涕素知公執耳士論爲士類宗主而文字則今日始得賞之義理文章誠可以輕重當世傳示來後也禍色彌天非不可謂酷烈而其猶當言盡言如石壓笋出者豈獨公知明志定不負所學而已當時之世道規模亦足可想矣顧今八十季來滄桑百變人心日乖士風日頹雖大闢義理者士論闐然無一人敢言之實無如公之領袖士林主張是者而亦可見國家之元氣綴旒無日而墜地矣誠不勝俯仰慨傷

答辛弘復

乙亥

出繼子之於生父母其所屬稱既有程朱定論而沙

溪先生據此爲證考之問解可知也其曰伯叔父母者伯叔當隨其行第而稱之祝辭自稱旣曰從子則實用旁親之禮元無旁題之可論至於其孫則當自此推去題以從叔祖自稱從孫而無旁題可知也以禮則有祖之祭當止從孫而此其情理事勢孫死僂埋主則實有所不忍焉者但無先儒所論非有盛德者不可以剗爲立論須博詢於知禮而處之也

答朴汝貫

永錫 ○ 丁亥

曩者船人傳一梅盆依然寒泉舊面古人之相思也折寄一枝梅詩人猶吟詠而志之者今則全一樹也

屏溪集卷之十八
奚但一枝而已亦想相思之淡非古人比也即今渡
海而來風摧雨剝殆若無風味之可翫而若至雪蘂
呈香之時此心喜悅益知故人之情貺也秋氣漸緊
體履如何狀戀慕自切外此惟冀神照

答鄭元猷

彦煥○己亥

橫渠爲學仰讀俯思有得則夜起取燭書之其篤學
如此息有養瞬有存之說蓋要學者無頃刻間斷至
於氣之一息目之乍瞬亦不欲忘存養之工云爾不
必於瞬息存養分別太淡此等處恐合活看如何○
周南仲於自己切近工夫未免欠闕先生要隨病下

藥以謂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蓋
於遲疑等待全未下手之際不可一切用急迫規模
易致澁擊姑令漸次提掇以爲日積月累而自然純
熟之地矣非如邢七之錯看三省而以三點檢爲平
日之常法矣首尾文勢詳加尋繹則先生之意蓋可
知雖使明道而聞此必不與和叔而一例呵斥矣○
主一兼動靜主事專言動此心之靜而主於靜此心
之動而主於動者此主一工夫而射也主於射御也
主於御此使主事也所謂主事即其動上主一也以
兼專言則固不能無異而以主事之包在主一者言

屏溪集卷之十八
則亦可謂同一事矣畏字釋謂之持敬體段了一事
又了一事謂之不雜他事高論是矣第勉齋畏字說
本他形容敬字故其意爲肅然若有所畏則心便一
一則能敬矣以畏字而爲持敬之工則可謂之釋一
則恐齟齬未知如何

答洪敬伯

格致○戊午

小亭興廢槩悉故實誠仰執事之留意修舉而先輩
遺蹟之晦顯有時者亦不能無感也除是老先生記
文以篇末數行之僅存者觀之其義理文詞亦可以
警動人於千百載後則真所謂見一羽而知全鳳之

彩也惜乎殘缺之無考夫完篇也昔在江門及見文
集初本較今刊本序記之刪沒幾半若考之全集或
可見出而且念谷雲公於尤翁處之師友非等閒知
舊手請文字必有留之者討之本家子孫亦或可得
否但文谷公手筆無憑而更求完本尤絕欠惜也記
文顧此罪哀非文字可論之時不敢奉承盛托想執
事錯記日月而有此教耶虛辱專人殊用悚歎舍弟
軀命僅保而全家寄此初無還洛之計耳
老先生舊記似終無覓出不成之理今果得全本來
奇哉奇哉况先生之後書也又况市翁之記初不知

有在而其將連揭於楹際耶豈非有待於吾兄而又非吾兄志之勤亦何以巧湊得成耶記文重侈盛托仰認不鄙寧不欲惟命顧此喪制纔訖神思剝落况敢措辭於韓文公脚下耶且媿且懼也

答朴士樞 斗益○己亥

斬衰葬時遷奉前喪將合窆備要註不敢變服云行喪將以淡衣方笠隨之兩喪同奉則當用輕者包重者持之禮否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沙溪先生以為既往則當服其服有殯者未葬也未葬而服輕服亦

禮也改葬雖總其義甚重何可以父喪未葬而初不服總耶且沙溪先生謂有事於前喪指母亦當用重服此蓋以父未葬不敢變服故也雖成總服而若仍服總則未安矣今於母出柩服總而行喪時還服父喪喪服恐合禮意矣包持之說雖出雜記家禮不言且斬總不可并持當從重持斬衰行事若母喪行虞則當服總耳

與李仲久 條○丁未

青山繚繞綠水回縈十里九曲窈窕澄朗新成小屋永日潛居興至獨往怡然自有得矣回想四十季膠

屏溪集卷之十八
擾塵塗者直虛度半生不知世間有真趣味也仍念
小岳前頭江天濤闊洛山朝列曲欄登嘯襟懷又自
別矣恨不能兼有之也然角者不附之翼飛者固不
能走則此天理之自然也奧如也闊如也何能滾做
一處耶雖不可兼有之又恨地相距遠不得時一臨
之以快眼目而最可恨者久不得與吾仲久對此江
山以聽高談爽論而并快裏面之心胃也玄寢郎彥
明被諸士友貧仕之勸不得已黽勉赴直此不免廬
空之歎而竊想吾友有從遊之樂矣昨展古紙更見
况五常說不能無一膜於細處蓋病於快易爲說矣

萬物各具一太極則人物之理同者吾友與我所見
同矣只於仁義標名之論終無爛熳之望殊可欠歎
蓋健順仁義實就陰陽木金之氣單指上面底理而
名之也若初無陰陽木金之區別則又何有健順仁
義之異名耶不但其名之獨異也各有體用各有條
理不可謂一團渾然全無分別矣第雖其各異而非
和他氣言也實單言理也故其體段純善無雜以健
而在於陰則能爲順以順而在於陽則亦能爲健仁
義亦如此此其理同一本色通而不局者矣兄輩不
深究此直以同處爲本然之性而以不同處爲氣質

屏溪集卷之十八
之性若一切如此則健順仁義之終不可同之者畢竟只得爲氣質之性而已幸毋主先入虛心并觀要從十分處討去如何玄友於此論本與吾友同條必相得而益相信矣不得不爲之一歎也

答李謙之

光益○丁未

襲用冒當否

冒古禮有之而家禮則刪之今好古之家或有用之而家禮之意敦本去文蓋設冒無甚緊於斂襲故也依家禮不用亦無妨

初虞後埋魂帛而若路遠於所館行祀則必須至

家三虞後埋之今俗必俟卒哭必埋墓側者何歟魂帛魂之所依憑者也禮蓋必埋於家此亦魂返室堂之意也是以古禮埋之於兩階間矣三虞後埋之說雖出於丘儀而家禮旣言埋之於屏處潔地故即今士夫家初虞後即埋於墓後未知如何卒哭後埋魂帛之說今始承聞未知其合於禮義也

答李光赫

丁未

上繫第四章知周乎萬物下註程子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此專若以義訓知也義之與知各居五性之一則固不可以此包彼

亦不可以彼訓此而程子之言如此何也

就四德而只舉仁義則仁包禮義包知以太極圖言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禮知固包在仁義中矣程子此說考之全書謂易之義與天地相似云云以義字為主故下句之智亦謂之義之所包云矣然此段本意以仁智為主况智字實自上段說來尤似不可以義包而言也朱夫子既於此謂之未安當從朱子說矣

第五章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下註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

全體也或曰上章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仁知則一也而何以隨清濁動靜而異其訓

仁義禮知各有體用如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制事之宜之類是也亦或有互作體用如孟子之仁宅義路則是仁體而義用太極圖定之而主靜則義體而仁用聖人言語有以其全體上言者亦有以用偏處言者惟當從文理說解隨本意看去矣今此智周樂水之智安土樂山之仁皆以體段言之故潛玩其氣象意味則其所以分屬陰陽者自不得不然而若仁者

屏溪集卷之十八
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自其成性後言之
木之理仁而水之理智則木陽而水陰矣仁屬陽知
屬陰亦自不得不然矣聖人所言者各有其意故朱
子之解說亦各隨其意而言之矣其所異者不必疑
矣

第九章當期之日下註奇圓圍三偶方圍四

奇圓而偶方圓方者陰陽之象而奇偶者陰陽之數
也易學啓蒙本圖書篇曰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
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
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謂參天兩地

者也觀此則可詳矣令咸幼成詳與講此而去矣

下繫第六章乾坤易之門下小註朱子曰陰陽形
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徐氏曰自形而上者言之
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
徐氏以陰陽爲形而上以剛柔爲形而下形而上孔
子既謂之道今乃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大不然小註
說初不精抄故類多如此此等處不可以出於先儒
而疑亂於程朱已定之說矣

易書專以程傳爲主而繫辭則第十章孰能與於
此以上每章章首下輒有程子曰大字逐句註釋

而亦甚踈略參伍以變以下則間或有小註而每章合註之義不小槩見何也

繫辭則程子初不作傳註故皇朝纂修時收八兩程論說語錄於各章之下而下篇則其所論說草略元無逐句詳論者故纂修諸人不以程子曰作大字耶

詩輯註多引序說而又有大小序之稱然則詩序固自有三家既不繫於元經亦不言其某也所著何也賓之初筵始有毛氏序韓氏序之說以此觀之三序之中毛韓同居其二而不知孰為大孰為

小耶且其一序果出於何人耶

詩大小序之作說者自昔紛紜未能的知朱子辨說云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詩序又曰齊魯韓氏之說并傳於世又以為小序出於漢儒朱子亦不能的定某人之作而又隋史經籍志云詩序子夏所作而毛公衛宏潤色之今者諸說如此固陋後學何所津據耶大小序鄉板詩經則無之近得唐板大小序合作一卷矣鄙亦始見之耳

答李光赫 己酉

書昃三百註日行速月行遲詩十月之交註日行遲月行速前後註解若是逕庭何也

日月行遲速既知左右旋之有異則詩書註解雖不同各有所主而言者何害於實事耶書傳昃三百註既以日速月遲爲說則卷首閏月成歲圖當依本註爲之而却從曆家日月右旋之法此似可疑然此非朱子手圖實出於後人則不必言也

孟子盡心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朱子解之曰以大學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然則盡心工夫在於知性之後

而近思錄橫渠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此與朱子註解相反矣盡心章下小註云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朱子既以伊川之言爲不然則胡爲編橫渠之說於近思錄耶

橫渠之謂盡心則知性知天者未知與朱子本註說相反矣橫渠之意以爲能盡其心之全體則己能知性知天云矣非如伊川所謂盡心然後知性之說矣若如伊川說則大學亦可謂知至而後物格其可乎哉伊川說朱子既曰不然朱子之去取於兩先生者可知矣

答安尚賓

國光○壬子

禮魂返室堂故奉主於生時舊居矣孝子之不忍於體魄之遠離者或廬於墓下而蓋非禮之正也以朱子朔望往來於几筵者觀之可知几筵則奉於舊第也栗谷之教蓋以爲後來禮法不嚴居家守喪類多不謹若如此則反不如廬墓之爲愈也非謂初不返魂而廬於墓也若不返魂於舊第而留奉几筵於墓下齋室則便是家也喪中凡祭當行於几筵復何疑乎喪人身獨居廬則朝夕上食其勢當令家人替行之矣曾見玄石說以身在墓下不得參朝夕上食爲

大不安矣

祖奠蓋祖道之義送葬之行可以設此矣雖朝向墓下葬地未卜期日不定則何可設此雖或卜定日月猶遠則中間人事有不可知預行此奠亦未安臨葬時上山前一日行祖奠似得矣

答安尚賓

家禮上食之文在於成服後過四日不設朝夕食實有所不忍冠峯丈以爲成服前當設上食未知如何

儀禮家禮皆於成服日始言上食故備要仍之冠峯

玄友主張奉養二字以爲成服前上食之證愚亦尋常爭論者多矣上食雖爲亾者事方其襲斂棺殯哀遲罔措此事重故猶未暇及於上食耶情理雖似不安聖賢制禮之意有在今何可變改耶

小祥後止朝夕哭而古之人有泣血三季者以此觀之雖過小祥似當哀至則哭

聖人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蓋取諸中也血泣三季出於孝子自然之天性聖人豈皆責人之如此耶若有如此者則禮所謂高於人一等者然孝子之心亦宜節哀順變毋至滅性是中道矣

栗谷論喪中祭先墓曰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江門教以新墓則當盛饌云新墓若繼葬於先墓咫尺之地且若遭母喪合祔於先考之墓則當如何且因新墓備禮而祭土神歟

若與先墓同崗則新墓之設盛饌果可不安尤翁答人問以爲與其從下位而同設盛饌於先墓毋寧從上位略設於新墓既有先正定論依此行之可矣若墓所各異則當依栗翁與先師之說行之矣

題主家禮用皇字備要用顯字

皇與顯皆明字意也但顯字題主蓋出於胡元故華

陽先生不用之矣第顯字已自韓魏公用之用亦不妨雖不用顯字直書考妣字此乃從家禮也何可謂之未妥耶

支子支孫無入祖廟之事矣既以濟祔之由告之而終不行濟祔之禮恐涉未安

廟制廢而西上之禮作則雖非支子之家所謂祔祭都似虛禮第家禮以後莫不眷眷於此則豈非孔子所謂存羊之義耶祔蓋孫祔於祖之意本非入此祠堂之意則初無宗支之可論矣

考妣位饌品各設明著於家禮

饌物合設甚非禮意家力足以優爲者或不知其非禮而不能改知其非禮者拘於家力之難於辦需亦不能正其謬例今日士大夫家殆無有遵行各設之禮甚可歎也盛意於此極以爲慨然若能行之於一家則豈不爲士友之觀法乎

家禮有禴祭而要訣及備要俱無之何歟晦菴則祭用其生日同春則祭用其先考生日今父子生日俱在季秋則當從晦菴禮耶當從同春禮耶要訣及備要俱不言禴祭或意既行時祭於諸位則謂不必別祭於禴位耶然既有朱子正論行之誰敢

疑議父子生日同在九月則當從朱子已行之禮矣
家禮婦人無杖備要有杖

婦人經帶杖似不可無者而家禮不言蓋宋時不用
此故家禮因書儀而仍之備要取古禮添入當從備
要

聞喪條註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
云所謂在家之儀者指何事耶若曰指變服則已
成服者又何可變服耶

至墓哭拜當蒙上文至家之儀矣已成服者此下已
言其不變服矣

開塋域註酹于神位前

儀節以此酹酒為降神而復斟酒置神位退溪則以
此酹酒謂少傾於地而即奠于神位未能知何說的
可從也第此無上香一節初喪之禮簡故降神之節
殺之否既不上香則不必裸酒于地退溪說似好矣
祖遣奠饌如朝奠之朝字若如沙溪所訓以朔字
看則上食之節自在奠中矣否則其奠與上食似
當有別

沙溪所謂以朔字看者乃虞祭註朝奠之朝字也此
則見於老峯本咸與板家禮矣祖遣奠註朝字之以

朔字看者玄彥明之論也以文勢言之固不能無見而第無先儒說難可據而為定論矣祖奠前別設夕上食沙溪說見問解似難與朔奠而并設上食也吉祭侑食主人為之而有再拜之文喪祭侑食執事為之而無再拜之文者何歟

喪中禮簡故執事代之執事侑食故無再拜之節矣國光五代祖長房只有族祖一人而無家流離從叔父權奉祧主祀於別室其後誤聞族祖已死仍即埋安過數年族祖忽歸到從叔父率養娶婦家居於六代祖墓下每於忌祀紙榜行祀梅峯文曰

紙榜行祀實合情禮巍巖丈亦然冠峯文曰國典只祭三代高祖廟主既已埋安則當依國典廢祭宜矣寒水函丈曰行忌祀於墓前似可未知如何既不用祭三代之禮而以其輕先埋主之故因廢長房之祭之論未知其當也忌祭非上墓之禮紙榜則本有可據誠仲之論似好否

答李教任

廷高○乙卯

長子婦之喪夫不得主之而舅主之然則其題主當以亾婦書之而祝辭則用夫告妻之例耶禮父在則父主之矣雖孫婦或曾玄孫婦必曾高祖

舅主之主喪者主祭主祭者主祝然後事理一直去矣主喪與主祭不宜異看其夫與子主之者小小饋奠父不能盡親莅之則其夫與子可以代行矣其實父主之而使其夫或子替行之也曾聞先師有子婦與孫婦喪先生皆題主而祝文亦先生主之矣

長子妻喪父在則父主之及其十三月祥後其孫禫乎否乎

父在母喪實有禫矣父雖或不能禫爲子申禫父猶申子之禫况祖可壓孫而不爲申其禫耶其父其祖雖服盡而無所禫爲其子而申禫矣

家禮飯含主人左袒卒事後襲所袒衣小斂後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而無事訖還襲之文何歟同五世者必皆袒何義五宗註承高祖之父者無正服袒免云則何以斬衰以下統言之耶

飯含時袒爲優於匙也小斂後袒爲變節也亦左袒而成服時當襲之矣正服止於同高祖親袒免及於同五代祖蓋重同宗之意也斬衰者亦袒故云斬衰以下非只是同五代祖者袒而已也

易服淡衣

屏溪集卷之十八
記註淡衣吉凶不嫌同製且以淡衣篇見之孤子純
素古者亦有素緣之淡衣以爲弔服如今之白袍也
耶初喪所服若是黑緣者似可疑矣第淡衣本不是
盛服考之時祭盛服註則可知矣

家禮開塋域祠后土祝文云敢告墓祭祠后土祝
文則云敢昭告

祠土神同也何必異之備要皆有昭字可考而行也

答姜大受

行冊○己卯

先文勢而後看義者讀書之正法今明德二字即德
之名稱德則性也其以明稱之者以德之在虛靈不

昧上故因其所處之地稱德以明其意謂明底德也
二字體段義意專主於德字而歸重於德明字不過
帶來而只言此德明底之由也第以理氣言之元無
先後之可論然陰陽之動靜消長雖氣之自爲究其
所以動靜所以消長則莫非太極所使而然也觀於
繫辭太極生兩儀圖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
可知心與性是太極陰陽一般人之日用萬事雖皆
心之做爲而其所以做爲之者亦莫非性也此從理
說也故先理而言如天道之元亨利貞人性之仁義
禮智皆太極之一理而朱子謂四德氣上標名在天

則因四時之氣有元亨利貞之稱在人則因五氣之靈有仁義禮智之稱是以朱子釋命性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釋明德曰虛靈不昧以具眾理此從理之在氣者說故先氣而言然曰性曰德則實就氣上單言理者也豈可以先言氣之故謂天命之性氣爲之主也明德亦然若以明稱德而攬取虛靈以心爲主則決非明德本色也朱子誦程子之言以爲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理也而性出於天理故純善心氣之精爽也氣則不齊聖人之能事莫大於堯舜之性之也湯武之不及則身之而反焉所以孔曾之明德子

思之命性孟子之性善固皆主理而言儒者之學主於性之純善治其心之不齊必準於性故固可以爲堯爲舜釋氏之教主於心之不齊不知性之爲本而只從靈覺故終不免自私自利是其驗也今言明德以心爲主則孔子入德之大訓獨歉於本天之學而思孟之言性反歸於無所師承此不但二字文義之失其於四聖相傳之義理豈不大碍擊耶第以心爲主者非全無見性雖爲心之主而性本無情僞造作只靠心之敷施運用上知之心清明純粹性以之直遂顏子以下則皆不免心麤必克己而後復禮大學

之格致誠正亦莫不心上做去學者之極工專在於心則心之爲用非不緊且重矣然其所爲而做去者實要明其明德也今只見此心之能知能覺神化不測無所不爲不知心之所自盡者不過盡其心之理矣果能明着眼以觀夫主客輕重之別則明德之性爲主者庶可知矣胡雲峯庸學兩序說心說性云者庸不出心字學不出性字故謂其心性一致不可相離說其所不言者本可以并看云非以庸序爲專言心則學序之專言性者亦豈謂明德以心言之證也序文之體摠言一編之大要庸序則以子思傳道之

書故首言道統之相傳實始於堯舜之執中中亦狀性之德也其繼言危微精一者亦以舜之以此爲執中之工夫節次故序所以并言之也此書大指則專言執中之相傳以及於子思之言中豈以人心道心之過去說者謂專言之者耶大學一編一言蔽之則明明德也此書之首言人皆得仁義禮智之性而繼言復其性者爲其明夫明明德之意也來說之引胡氏之說者亦恐失其本意也來說心細分則聖凡不同其全體則聖凡無不同此近來心純善之說而亦明德以心爲主之害也今言心之聖凡同善者皆指

其本體而言細分者用也若言用處性亦有善惡孰言心之用處無同也心性義理原頭頭腦不同則箇箇差違而言言不同復何道哉來說又謂以性命爲本而以此心爲求得性命之主似以此自貳於釋氏之本心而亦有不然者心之全體與聖人既同則其心之聰明睿知己自盡其性矣何待於求得其性而後盡之耶並商之

答尹普若

勉周○癸丑

爲人後之義至重且大蓋父子大倫將割所生之親而移大倫於他人非有君父之命何所據而成哉尊

伯父生時雖取而爲子恩愛淡摯既不及告君成斜且有晚得少子則尊之不可仍爲其所後而還本宗者揆諸法禮明白無疑及今尊伯父之喪不服斬衰誠得禮法矣聞尼尹諸人兄弟之子初無成斜之節云而尤菴先生之議於此甚嚴截每言不成斜則不成爲子矣尊伯父無所生子則猶可追後成斜服喪而此既不可追斜則只當服伯叔父本服而止矣書疏之答當依伯父亾答人狀例爲之贊閣當服本服大功而已矣鄙見如此幸博詢知禮君子而財處之也曾見遐鄉人難於禮斜多有闕此一節而爲人之

後晏然服喪者驟見尊所遭必不無疑謫而此則不
必顧矣

答尹普若 庚申

愚伏曰禫祭雖竟首着纁冠身着素端黃裳吉祭
後始得無所不佩同春問禫訖纁冠素端則帶亦
用白否沙溪答曰似過矣退溪曰禫時不為易服
則吉服着在何時諸說如何

愚伏說出於間傳註以為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
則着纁冠素端黃裳至吉祭無所不佩是以沙溪先
生採雜記間傳說以為禫祭着純吉之服祭訖服微
吉之服以至吉祭服平常之服無所不佩以此商審
則諸說皆可以通觀矣

吉祭註母先亾則當改題云而告辭無并告之文
母先亾則方耐於曾祖龕耐位無別龕之禮正位告
辭後當一體改題耳

答卞嘉會 亨夏○甲戌

白首人間舊遊殆盡零落即今生世者惟兄輩若而
人孤居窮山際奉無期只自瞻戀而已謂外李公輔
行承拜兄札披讀數回慰幸如得隔世消息也書後
老炎一向劇酷靜居動止更如何師門手筆莊玩不

數而尋常墨戲亦教戒親切雖非兄所托曷敢無一言以誌之也茲謹書數行而呈去蓋欲與兄輩共守而勿墜遺志也幸兄之默會也

答卞嘉會別紙

戊寅

人與物性同異之辨近來此一段義理酬酢甚多端言之支離蓋先就性理二字分別看然後可知耳陳北溪謂理天下公共之稱性爲我所得而言性字從心生性是形氣所受之理指性而此何物云則即程子所謂性即理也以理與性對待言之理屬天命性屬天命之賦於物者也故朱子章句曰氣以成形理

亦賦焉栗谷先生亦曰理在氣中者謂之性若不在氣中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以此數說而觀之性理之分已可知矣朱子又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今此性字當於一原看乎當於異體看乎其曰氣之成形後所賦之理也又謂在氣中者謂之性者皆指異體上不同之理也孟子論人性之善而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聖人與我同類者朱子釋之曰聖人亦人其性之善無不同蓋形同則性同形不同則性不同論氣稟則雖有清濁粹駁之別耳目口鼻之形戴天履

地聖人與衆人一也故聖人與凡人其有仁義禮智之性無不同以此推之牛與牛性同馬與馬性同以至雞犬鳶魚無不皆然今以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二句言之一原之理性道之體可易見之夫以理賦與萬物者此天命也同此一原之理何嘗有異萬物之形形色色者各自以形氣而受此理而爲性者即天命之性也以人之形氣而受此理爲性則爲仁義禮智之性而發而爲用則爲愛敬宜別之道以牛之形氣而受此理爲性則爲耕之性而其用爲耕之道以馬之形氣而受此理爲性則爲馳之性而其用爲馳

之道雞犬鳶魚各受此理爲性則或司晨夜或主飛躍而爲性及其用亦不過爲鳴吠飛躍之道此則率性之道也必謂萬物之性皆同具仁義禮智云則其將牛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耕之道馬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馳之道雞犬鳶魚亦各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鳴吠飛躍之道云爾未論義理微妙目下所見果成甚事理耶向來此說漸漸滋蔓近來稱讀書之士其主人物性同之說者幾乎舉世靡然以至人獸無辨浩歎奈何陳言不必張皇而重孤老人委問不憚繁絮耳

人之爲人有是仁也故曰仁者人也於此亦可知仁之爲人之性也今或謂物之性亦可謂仁者何也孟子謂人心云者亦出於此其授受之訣亦可知也○不見不聞即指造化虛靈處而言也洋洋如在是就祭祀之神言之也畢竟是一氣也○父死曰考云者出於禮記而考字與父字義異父通用於諸父而考只用於正統矣○孔子不能得位而亂臣賊子無快施刑章獨於此春秋一書筆誅之以使之懲懼焉其心蓋憾矣云云

答金大有

光五○庚戌

祖父喪長孫先死而只有其妻未及立後而次孫在焉則祖父喪虞祔禫祝及題主長孫婦主之乎次孫主之乎

周元陽祭錄婦人主祭之說載備要註題主主祭皆當以長孫婦爲之而旁題則不得爲之矣次孫服斬云云不須論也

閏非建辰之月又非正祭之月也吉祭是喪畢後大祭也行於閏月可乎

吉祭便四時正祭而三季廢祭之餘急於行祭故禫在仲月則月內行吉祭翌月雖非仲月亦必行之其

義意可知閏月亦無不可行吉祭之義矣未知如何
追喪

追喪既是過於禮者禮貴中正何必於過處而行之
况有程子所論後學何敢不從情雖無窮決知其過
矣

答南士能

道弘○己未

周公廟之議士論齋發足下又尸其事可期有成甚
可幸也館學及八路不可無通告之事通草成送幸
與議圖之隨事隨聞則幸而遠路往復未易可慮舍
弟纔除嶺邑似有因便之道否若人數月相守喫過
多少苦難終不免實來虛返不勝禱歎也

答南士能

庚申

祭田親盡則以為墓田云者蓋謂親盡埋主故以此
為墓田而為歲一祭之地也如有最長房既奉此位
之祭且家貧無以為祭則此祭田亦隨移而次次為
祭田似不失禮意矣但尤菴先生答閔士昂問以為
不可送最長房而直為墓田云未知如何也

答宋泰老

相光

前後所詢仰悉三先生行殿入對非等閒杖屨所
到之比僉賢之立祠寓慕誠斯文盛舉與在士林之

後者豈不聳觀第於此不能無奉商者雖尤翁專享之祠不必盡奉晦菴况此實爲三先生 幄對之地而設則似有異於他院矣至於春翁旣無影可設名爲三先生尊奉而獨漏春翁大是欠典遠近士論必不無多少疑議此亦不可不念書院則疊設有禁今日時勢亦難容議用滄洲故事以紙牌祠享揆義無缺而我東則 萬東祠外無此例不知士論以爲如何第僉贊博采而財處也

與朴汝肅

端錫○辛丑

俄枉恭荷遠別帶忙一奉接顏範不能究一二恩恩

殊可悵也臨行無所贈聊寄一言公明廉誠自是吾人家法則何待人勉之哉昔承外舅之教曾宰瑞興也以吏畏如虎爲課最則先人聞之曰不若先君子爲龍安時吏畏民安之題也此一句尤豈非吾人之所當勉承耶今之吏事者只知人心之不淑紀綱之不振直謂威以臨之足可以淑不淑振不振而實不知不淑不振者本出於爲吏者之不能公不能明不能廉不能誠使他不淑不振矣若自我而心公而處事明取廉而待下誠則不淑者豈至於終不淑不振者何憂其終不振耶尊王考吏畏民安之法亦非外

此四者願吾人毋徒爲今之吏事者而使王考而謂有肖孫則知舊亦豈不與有幸耶頃年西過瑞興見銅碑銘外舅清德可知其有實惠於民矣蓋安民固由於吏畏不畏而橫恣則民不得安也然民安爲本吏畏乃民安之事則今日第一務豈不在於安民耶民之倒懸莫如今日苟有仁人之心者寧不惻傷哉安民之術千言萬說實無過於向所謂公明廉誠公明廉誠則吏自畏而民自安矣未知吾人終果以爲如何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八

